潛研堂文集

嘉定錢大昕

傳二

嚴先生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

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亾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乎奇濟物者爲尚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祚雖滅秦命未膺昭襄雖强不當遽以紀年朱粱石晉之惡浮於黃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亾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

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通鑑遺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蝝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愼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傳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

三月便書瑱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謂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死之而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沖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沖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

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寃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既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即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改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謂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改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鄉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嗤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臥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聲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耻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

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旣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

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
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祗
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
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
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
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
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
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
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

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閒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

始游京師尚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

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即邀至邸延為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

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緣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

子說謂古者弟子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敘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

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紇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草請移就外寓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竟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最在徐尚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

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

公甫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从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从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

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
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别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
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
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
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
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留心
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
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
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
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别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

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刱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

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

諸

行在有

詔嘉奬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

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

孫彥頴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

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啟實錄皆能闇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

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毁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

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

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

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附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黄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廛華滙之濱楗戸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

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道儒爭先延請
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
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
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
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
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
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褎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即家

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襲成言以爲已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

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愼處亦即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强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

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僭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

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雖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

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巳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沒其父之會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既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答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

而存為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為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隱而為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為不韙試思身為庶子既不可卑其母身為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

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為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為廟號

匹夫而躋世家郎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為一傳郎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為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為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為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遠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郡祖有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

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

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

呈已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須條教以通經為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為蜀守遣子弟就學遣博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粤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為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臨任三年粤士皆鳬踊雀躍爭巢兎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為文章郁郁斐斐比於江浙矣又謂

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具疏題補部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奏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粤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卽束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

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

質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

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不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

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

爲天體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

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脾琴之十二律起于中脾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脾

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入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

王先生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尚書犖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

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諭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
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
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
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
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
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
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
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
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

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湜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

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

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

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絶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

多不及祭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

則曾祖爲禰庿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
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
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既
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
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
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
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
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
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
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

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

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日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已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微

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攷證寔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攷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

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甚於此
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
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
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
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
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
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門人吳嘉泰校字